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明詩紀事

(五十二)

陳田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詩紀事
(五十二)
輯 田 陳

國學基本叢書

明詩紀事卷六上

辛籤

史可法二首

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原籍祥符。崇禎戊辰進士。除西安推官。徵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遷分守池州、太平參議。進分巡安慶池州副使。監江北諸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湖廣江西諸州縣提督軍務。以憂歸。起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拜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福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改兵部。進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淮揚。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太傅。大兵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唐王立。贈太師。謚忠靖。乾隆中。賜謚忠正。有集四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兆騫。自雷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人自呼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爲比。史但搖首云。我此時只辦一死。但城中百萬生靈。幸毋戮及。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卻此人。望溪集。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叩之。寺僧則

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及左公下廢獄，逆奄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史公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謀於禁卒，卒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鐵，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械，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國家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搘陷。吾今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發聲，趨而出。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左公也。」

田按：乾隆四十二年，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公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高宗御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明臣史可法書復睿親王事一篇，及史公原書於卷裝潢，贮棄於揚州梅花嶺史公祠中。嗚呼！勝國忠臣得錫謚於異代，且親灑宸翰於遺像，教忠之意深矣。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繁苦抱疴，公餘側枕奈如何。
民饑由己嗟難食，兵悍逢人欲弄戈。
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甯忍復爲苛。
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左懋第一首

懋弟字仲及，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除韓城知縣，擢戶科給事中，改刑科。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拜兵部侍郎，經理河北，充通問使，不屈死。乾隆中，賜謚忠。

貞有梅花詩草。

啓祐兩朝遺詩。公詩文邁勁可觀。

三岡識略。左公懋第奉使議和不屈死。臨刑絕命詞曰：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被難時忽風沙四起。捲市柵於雲際。一時爲之罷市。

靜志居詩話。左公將北行。貽書姜給事採大略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以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北行。是懋第死日也。旣入燕。卒以閏月十九日死於市。

客燕

鼎鬢攀無及。親闈并莫依。豈堪哀子淚。時落客臣衣。陵樹夢猶見。家山魂亦稀。人間忠孝事。意與鶴同歸。

袁繼咸一首

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除行人。擢御史。謫南行人司副。遷禮部主事。歷員外出。爲山西僉事。歷湖廣參議。移淮陽。參楊嗣昌軍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襄陽陷。被逮。戍貴州。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擢兵部侍郎。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左夢庚降大清。被執北去。不屈死之。乾隆中賜謚忠毅。有六柳堂遺集。

靜志居詩話。侍郎處危疑之際。內抑外調。重鎮備極苦心。晚受命於燕京。堪與左仲及比烈。若江州之焚。倉猝不能戢。將士當非其本心。近見野紀。有誣公歸命本朝者。殆出怨家之口也。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白維艱。張死

匪先許死匪後臣心匪他靖獻我后嗚呼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從則號泣旻天撻之不怨晉陽之甲豈可訓哉既被獲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著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師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侍郎自號也

雪日

雪片大如掌忍飢不可齧愧無子卿氳敢墮漢臣節鑽牖瞰扶桑晨曦未全滅花發嶺南枝羅浮夢空結

祁彪佳二首

彪佳字幼文紹興山陰人天啓壬戌進士除興化推官以憂歸起御史福王立進大理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移疾去南都失守自投池中死唐王贈少保兵部尙書謚忠敏乾隆中賜謚忠惠有集十卷

靜志居詩話祁公美風采夫人商亦有令儀閨門唱隨鄉黨有金童玉女之目其司理莆陽也廬閩人語近侏離預遣人前往買二鶯婢詢其鄉音及升廳事胥吏多操土語侮公佯不知決旬後按籍遍召在官人至一一聲其罪衆驚以爲神迨入爲臺諫卽進封事略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當事諸臣悚於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人材中下參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索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住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蹕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儻得真英雄卽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一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寶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惰窳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

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思陵時弊。故其後亡國。卒由此數端云。公嘗治別業於寓山。極林壑之勝。乙酉閏月六日坐園中。題其案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葬山戒珠寺。可取以斂我。是夜。兄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第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逮鴻孫倦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昧旦猶整巾帶立水中。子理孫班孫葬之園旁。捨池館爲寺。塑公像於堂。至今存焉。

寓中清明雜興二首

風雨清明又一春。桃花零亂野溪濱。窗前惟有青山在。歲歲相看作故人。

榆柳年前手自栽。而今綠影覆亭臺。虛堂淨敞荷池畔。爲待銜泥燕子來。

黃端伯三首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除甯波推官。改杭州。丁艱歸。削髮爲僧。福王時。起禮部主事。大清兵下南京。死之。唐王時。贈太常寺卿。謚忠節。乾隆中。賜謚烈愍。有瑤光閣。東海還鄉三集。

四庫總目。端伯生平好佛。嘗鑄私印曰海岸道人。取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之語。及晚年磨去印文。改鑄忠孝廉節四字。終以殉國流芳。可謂不負其志。

自靖錄。端伯爲杭州推官。丁艱歸。削髮爲僧。或以上聞。奉旨勘問。乙酉。起禮部。安坐私寓。不報名。或勸削髮爲僧。歸江西。答曰。臨難毋苟免。聖人之言也。可藉口釋氏。偷息人間耶。大書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之寓居。停懼禍及。乃聞於官。被執。角巾野服入見。南面屹立。命之跪。不屈。竟趺坐於地。與之言。皆對以嫚語。及拔刃相向。卽伸頸云。頭在此。五月二十六日。下於江甯獄。

端坐如平時多方說降微笑不應至九月十三日命殺之點頭而出復令降臣勸其投順終不從遂令行刑適履脫大言曰頭可斷履不可失卽納之至南門外水草庵前此吾死所也向天叩頭呼高皇帝烈皇帝將刑適報恩寺僧一輪趨過呼之代書絕命詞云覲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

靜志居詩話元公近體瀏亮雖注意逃禪都無蔬筍之氣絕命辭云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靈運可以作佛矣田按元公深於佛理故於死生了然小詩別有清趣

饒州道中

驅馬月當路出門風滿天野林侵露早山懸得寒先客興悲今日朋遊憶去年故鄉何處是回首意茫然

絕句爲黃定之解嘲二首

二月桃源踏落花桃花千樹爛於霞人家各站桃花裏一逕桃花是一家
新豐酒市轉林隈野樹成行小逕開旁舍日斜初曬網綠楊洲上打魚回

雁蕩山行

大小芙蓉映水村青山爲郭石爲門幽居不記人間世祇向花源長子孫

王若之三首

若之字湘客益都人以廕除南都前衛都事改戶部員外歷郎中出爲河南參議告歸起南戶部郎中遷僉事以事削籍提問尋復官大兵下南京殉難乾隆中賜謚節愍有湘客集

居易錄。湘客孤情絕照。清談如晉人。服官留都。放情山水。三忤奄寺罷官。乙酉避兵姑熟。干戈崎嶇。獨載三代古鼎彝法書名畫。兼輞連軸。寢食與俱。其答人書云。正惟草莽之中。當堅守一之節。遂死於難。所與游者。皆一代偉人。詩清真無啓。禎氣習最工。尺牘單詞片語。逼似晉宋間人。

山望

我愛南山好。孤高海岱中。曠源荒白日。大陸敵秋風。封禪書何有。神仙藥不逢。古今無限意。搔首向長空。
季夏北上滌山遇雨偶題

片時眼界濶。清鼻觀與之俱省。脫巾解帶匡床。消受荷花百頃。

山居漫興

紅紫園林春事多。主人樽酒恣婆娑。好懷饒與芳時競。一日花開一醉歌。

徐汧二首

汧字九一。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贊善。諭德。庶子。福王立。召爲少詹事。移疾歸。南都失守。投水死。唐王時。贈禮部尙書。謚文靖。乾隆中。賜謚忠節。

自靖錄。甲申京都陷。汧號痛不已。南中福王立。咸謂中興可望。汧獨蹙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久安乎。吾惟有一死以報十七年憂勞故主耳。每指園中池曰。此止水也。聞南京不守。將引決於莊舍。爲莊僕所覺。不得死。從山中夜泛小舟至虎邱。月下沽酒獨飲。飲罷。肅衣冠北向稽首。從容赴虎邱後谿新塘橋下自沈死。

一老僕躍入隨殉。

同呂非齋譚埽菴酌山塘

蕭簡聊從意所申。招尋彌愛得其倫。深杯帆席淹留夜。過眼雲山晚。春人影連隄花作市。磬聲交寺月爲鄰。淡娛今夕宜同醉。寂歷知懷感慨均。

楊廷麟二首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兵部主事。軍前贊畫。貶秩。尋復官福王立。用薦授左庶子。不就。唐王時。拜吏部侍郎。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守贛州。城陷投水死。桂王贈新淦伯。謚文正。乾隆中。賜謚忠節。有兼山集。

梅村詩話。伯祥別字機部。爲文排濫嶒。刻在韓蘇間。書法出入兩晉。倣秦靖體。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然秀異聳拔。往往出人。機部偕臥子同出吾師姜新建之門。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旣遇黃石齋先生於京邸。一見道合。負直節。好強諫。上書論閣部楊嗣昌失事罪。得旨。兵部贊畫。參督師盧象昇軍事。余贈之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蓋紀實也。盧與閣部議軍事不合。遇機部相得甚已。而中外異心。兵勢日蹙。盧自謂必死。顧參軍書生徒共死無益。乃以計檄之去。機部不知也。機部至孫侍郎傳庭軍前。六日而盧公於賈莊徇難。乃求得其尸。抱之痛哭。盧公之死。有馬士抱之傷不深。機部詩云。死君旁者一掌牧。通首俱妙。惜佚落不全。又憶其渾河詩云。春至軍中草木冤。亦奇句。機部自盧公死後。其策益不用。無聊生。會詔詰督師死狀。賈莊前數日。督師誓必戰。顧孤軍無援。聞太監高起潛兵在近。則大喜。於真定野廟中。倚土銼作書。約之合軍。高竟拔營夜遁。督師用無援故敗。機部受詔。直以實對。慈溪馮鄴仙得其書。謂余曰。此疏入。機部死矣。爲定數語。機部聞之。則大恨。

先是嗣昌遣部役張姓者值賈莊而其人白盧公死狀流涕動色嗣昌榜笞之楚毒備至口無改辭呼曰死則死耳盧考爺忠臣吾儕小人敢欺天乎遂以拷死於是機部遣書馮與予曰高監一段竟爲刪卻後世謂廷麟不及一部役耶然機部竟以此得免余詩又曰憂深平勃軍南北疏訟甘陳誼死生亦實事也已而機部過宜興訪盧公子孫再放舟婁東與天如師及余會飲十日嘉定程孟陽爲畫鬚參軍圖錢東澗作短歌余作臨江參軍一章凡六十韻余與機部相知最深於其參軍周旋最久故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卽謂之詩史可勿愧機部後守贛州從城上投濠死集竟散佚不傳

西江詩話伯祥與倪鴻寶黃石齋並以文章名天下稱爲三翰林懷宗嘗大書唐人句當軒半落天河水遙徑全低明月枝十四字賜焉國變枯槁行吟形神俱瘁每與故人尺一自署兼山蓋以兼文謝二公自況也

靜志居詩話伯祥慨慷淋漓特取材未純故辭多鬱轍

自靖錄甲申聞變公痛哭與劉同升大集紳士於潛臺祠爲烈帝發喪舉義旗誓滅賊復疆土雪列聖仇恥結連贛撫李永茂立忠誠社於贛招致四方義勇於是王其宏其窿劉明保彭日趣各率家丁軍糧入社立功者幾三萬人大享士於城西卒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奉表迎唐王王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開府南贛公念國破君亡偷安海甸非計劃意圖復中原未幾而劉同升以積勞卒於軍永茂亦以憂歸彭期生與公同保孤城公將入閩會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遂留辦軍事先是公招降峒寇得四萬人賜名龍武新軍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統兵復撫州丙戌五月戰於梅林而敗兵旋散八月大兵攻贛州十月四日黎明城陷殉節

寄李尙書

朝聞驛使向江樓虎韁魚文耀列侯戎服畫銷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空同山下看雙節天柱灘頭領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臨淮依舊擁貂裘

丙戌元日

黃華嶺外瑞雲齊。白露洲前戰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鬪水犀。此日建康應拜舞。近臣不解賦鳬鷺。

梅村詩話楊機部殉節後云已無子有康小范孝廉來吳門攜機部在贛州詩十餘首并言其子尙在余後訪機部子知在雷都山中甯都被掠機部之子亦在掠中有彭士望者機部門人以三百金贖得並求得其母子置一處可謂不負機部也機部詩學素拗折此寄李尙書丙戌元日詩高漣深電軍中從容慷慨戎服賦詩具見整暇七年不見其學問之進益如此

萬元吉二首

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潮州推官改歸德謫永州檢校遷大理評事軍前監紀以憂歸起南兵部主事進郎中福王立擢太僕少卿唐王時擢兵部侍郎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加兵部尙書贛州破投水死桂王贈太師上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追封進賢伯謚文烈乾隆中賜謚忠節

田按萬公監楊嗣昌軍寇自楚入蜀請出奇聚而殲之嗣昌猶豫不決寇遂逸出迄無成功此事史傳不載公與機部守贛城幾及半載其智計有過人者卒以貪盡接絕抗義不屈哀哉

送無我上人還廬山

萬里秋聲急清楓古渡平潯陽潮自落楚岸月孤明破衲饑寒去芒鞋雨雪行廬峯遙在望慧遠定相迎

謁草廬祠

白水餘真氣，高人此結廬。
不因求聞達，祇自守清虛。
一鼎英雄沸，數椽天地舒。
綸巾風骨古，瞻對幾停車。

劉同升三首

同升字孝則，吉水人。祭酒應秋子。崇禎丁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以劾楊嗣昌謫福建按察司知事。福王立，起故官不赴。唐王時擢祭酒，進詹事，兼兵部侍郎。守贛州，病卒。有錦鱗集。自靖錄。孝則崇禎丁丑狀元及第。當順天府尹用傘蓋儀從送歸時，馬上賦詩云：千行馬上思親淚，一寸階前報主心。人已知其立志忠孝矣。明年戊寅偕同榜探花趙士春合疏救少詹黃道周，論新輔楊嗣昌奪情。孝則謫福建按察司知事。士春亦謫福建布政司檢校。吾朝狀元以直諫被謫者，羅倫、論李賢、奪情張昇、劾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三人皆江西產，而孝則復以江西人諫謫，可謂先後一轍，不負大魁矣。乙酉間道歸同楊廷麟、郭維經等守吉安駐兵贛州，力疾勤事。城垂陷，卒於贛州分巡道署中。

夜宿雪山寺

鄰園已復佳，鄰寺益喜僻。
不知何處鐘，冷然共晨夕。
杖策行郊坰，峰巒青可惜。
伊余厭風塵，懶性宜泉石。
況此舊遊地，昔年無賸客。
夜坐一燈幽，明朝望三益。

遊南岡寺

芳樹籠幽徑，高峯入寺青。
人煙迷野店，鳥語出危亭。
破寂留僧話，忘機誦佛經。
秋蛩若爲怨，砌冷不堪聽。

過豐城

細雨風檣作意斜。岸移百丈過江沙。水邊一樹垂垂白。春晚棠梨尚著花。

彭期生一首

期生字觀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除徽州教授。累遷南昌知府。改濟南。謫布政司照磨。遷應天推官。改南兵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江西僉事。唐王立。進參議。擢光祿少卿。進太僕卿。兼江西布政使。守贛州。城陷。自縊死。乾隆中。賜謚節愍。有弱水山人詩集。

自靖錄。南贛總督萬元吉以贛爲江廣要地。非期生不勝任。乃檄赴贛州。期生題其門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報稱正在今日。祖宗承恩十二世。忠孝豈讓他。以其家乃世襲海甯衛指揮同知也。丙戌三月。吉安破。四月八日。期生遂預書遺囑。一式五紙。留篋中。我爲湖西道廬陵是文文山發祥生長之地。及陞光祿少卿。兼分守嶺北道參議。則贛州是文文山起兵倡義之地。每覽文山全集。夜坐悲吟。擊節自壯。當不使負慚色於古人也。吉安城陷。我軍之夾河而壘者。遂皆潰逸。一散不可復收。盡奔至贛州。而十八灘之險。亦不可恃。旦夕且爲吉安之續矣。從今以後。日以死自期。肉飽烏薦。骨孽蠅蟻。亦爲考終。汝輩勿望我生還。亦無處求歸。我骨望湖西嶺北。而招魂以歸故鄉。魂氣無不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平生訓汝曹童而習之。別無遺命。卽此是遺命也。贛州被圍。固守半載。十月。奸民內應。大清兵潛上小南門。期生亟開篋。取手書遺囑五紙。分授五僕曰。五人之中有一人生還。此卽訃音矣。遂冠帶自經於章貢臺之寶蓋樓下。湖西人識其遺骸。解縕排墻覆之。越兩月。廬陵人杜鳳林桂芳。啓敗垣拾遺骸。膚理已委謝。惟胸臆以上不壞。無處覓棺。聚屋薪焚化。薪盡而心不燬。遂殮以石函。瘞臺下殉節處。墮鐘記之。

靜志居詩話先生與楊萬諸公力保孤城死之日守備楊大器潛收真尸瘞於萬安縣之百家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事一夕夢先生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大器之友曾堯璽亦以狀白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人詰其事皆合子女旋以血漬遺骨俱沁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溫序之思歸焉

田按公子孫貽有虔臺寒食怨詩云虔南草枯向南樹吹作虔臺塚旁土望帝思君君未歸曬盡贛江寒食雨紙錢溼煙飛不起五父荒墳石無主幾人江上共招魂瘴海青蠅弔泉戶平原門下客劉生活得梨花一杯乳獨洒西州淚數行滴入泉臺草枯苦嶺頭孤兒望臺哭跪問道旁雙石虎何處龍蛇綿上灰浩浩東風鷗鳩舞當是孫貽訪其遺骸未得時作也詩中平原門下客劉生虔人劉旭章也

過湖上僧寮覩壁間伯兄題句感懷二人泣然成詠

三載重悲廢蓼莪不堪蕭寺屢經過明湖似亦知人怨故遺寒波著雨多

馬懋功三首

懋功字長卿桐城人萬曆乙酉副榜福王時以薦除杭州通判擢監軍僉事進參議守吉贛出督水師兵敗赴水死有介石齋稿

桐舊集胡業宏曰先生久居戎幕晚被薦章淳歷參藩遂成大節詩上規杜老下法劍南不啻吉光片羽姚椿曰公精天文象數所爲詩五七律沈雄感憤使人流涕不已

送羅給事

相逢更何日握手淚沾襟封事傳西掖遷官去上林風雲雙闕迴煙水五湖深宣室終前席無爲澤畔吟

經國

水旱繼兵戈。閭閻病若何。桑麻非舊業。賦稅有新科。竊恐流亡甚。還令盜賊多。樞臣經國計。猶望凱旋歌。

書事

上相專征出未央。御門推轂重恩光。正從三楚收三峽。頓破襄陽與洛陽。裘帶從容空自翊。甲兵精銳恐全亡。中原回首成殘局。一念遺黎一斷腸。

吳應箕十五首

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唐王立除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兵敗被執。不屈死。乾隆中。賜謚忠節。有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蘇桓武子集次尾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趨時尚。眞樸澹老。惟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

劉城嶧桐集次尾論詩之指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傳韻。裁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況復資之掇拾。專尚華麗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

陳忠裕集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其可以詩人目之哉。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嘗與余酒酣細論。其言曰。弘嘉諸君之失。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甯失而已。次尾之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豈與今之人同日語哉。自靖錄甲申。應箕上書當事。言江北三鎮靖南侯黃得功。獨忠勇。東平侯劉澤清。廣平伯劉良佐。反覆不可保。武昌上游。甯南

侯左良玉萬難恃而其大要則以史可法宜在內閣不宜駐維揚金陵不守應箕與同邑徵士劉城痛哭約鄉人果烈有心膽者同事得四五萬人應箕指揮分爲四師一師出東流一師出建德一師間道窺金陵一師自率攻池州與徽州金聲相爲犄角聲勢頗震屯兵池州城南九十里泥灣池州知府遣人招降應箕斬之大將于永綏率師從徽州間道出應箕後腹背受敵應箕拔營大樓山上與大清兵鏖戰殺傷相當終以衆寡不敵被執引頸受刃神色自若授命處血迹久存洗之不去靜志居詩話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崇禎中預慮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才之邪正國勢之得失瞭如指掌撰有熹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續觚不觚錄二卷其書或傳或不傳可以當龜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自誠知言田按樓山詩五言樸老長於詠史復社中殉節諸公義魄鬼雄如樓山維斗日生存古武公公旦輩難更僕數可以雪結社亡國之恥矣

立秋

五載屆斯辰風塵悵擾攘今茲肅高居忽復逢秋爽微雨洗繁林輕飄蕩纖幌庭植相與鮮煩襟亦以蕩憩松說沈陰撫琴弄新響清商未央來積暑漸以往宿志耽墳籍欣承氣清朗把卷欲忘言散髮酬心賞

別姚子雲元台韓姬命如璜陳士業弘緒

姚子句吳秀吐氣薄氤氲韓生雅澹才閉戶日雕文往來陳與吳杯酒何慇懃一朝場秋翻惜別長江瀆涼飄厲霜夜葉隕空紛紛離獸多悲音高鳥哀遠羣矧予敦情好悵焉襟袂分川原杳無極何以接芳芬人生無常聚飄如風中雲自此慎歧路久暫非所云